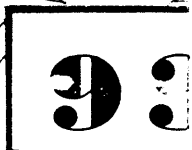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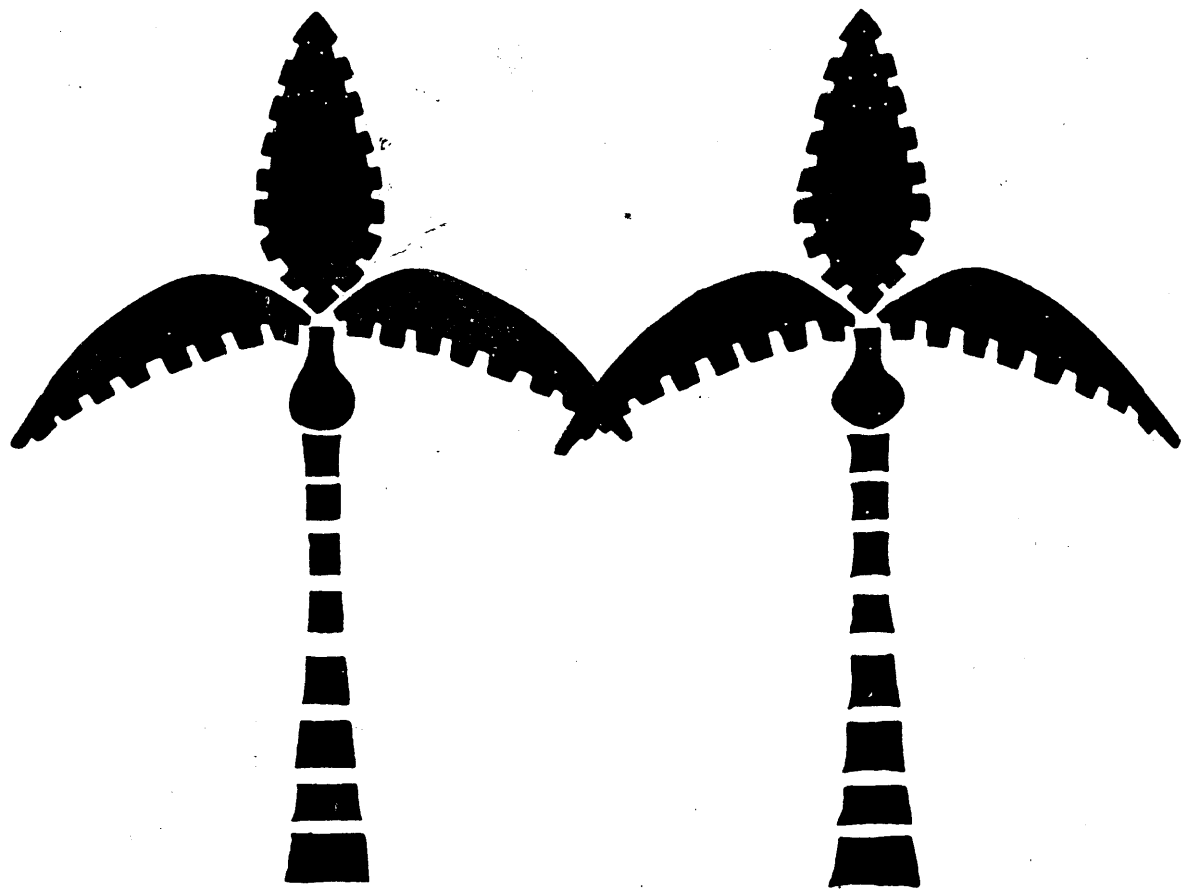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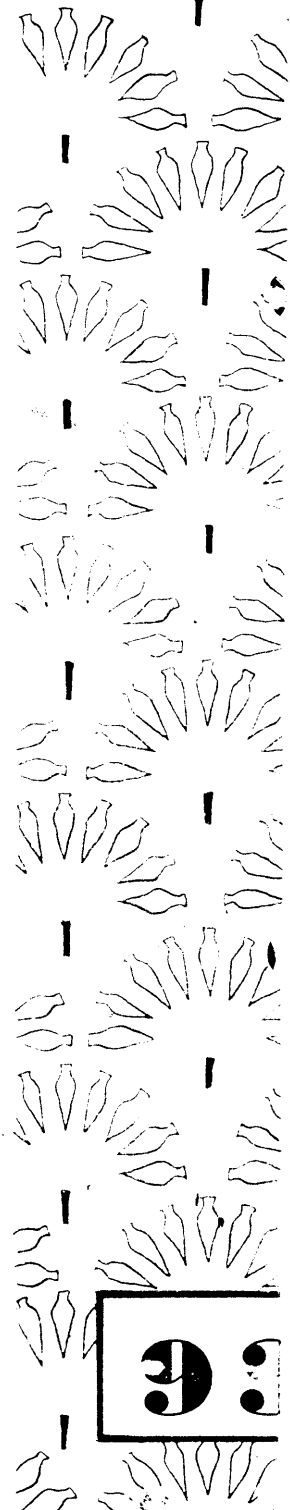


蕉風月刊




份月七年〇六



編者的話

蕉風自六月份第九十二期起，內容力求改善，原則上希望做到盡善盡美，符合讀者的要求。關於西洋文學介紹，編者本來有一個計劃的，想從十九世紀介紹到二十世紀，從主要的文學國家介紹到次要的文學國家。然而因為材料不齊的緣故，有時就不能照着現定的次序一一介紹。同時，有些作家的作品，由於篇幅過多，不方便刊出。有些作家我們找到了他的作品，可是對他的生平又不大詳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得去查資料，甚至請教專門研究該國文學的學者。這樣一來，我們的介紹工作有時在時間上和重要性上，稍稍會有一點紊亂。不過這也沒有關係，讀者多看就會明白的。本期的西洋文學介紹，我們選的是法國名作家都德的名著「柯尼爾老爺的秘密」和俄國老作家科羅連訶的「打鐘的老頭」。希望讀者能細細欣賞他們的風格。

自下一期（八月份）開始，本刊將展開一個「新詩除草施肥運動」，廣請各名家發表意見，無論是從理論看，從形式看，從技巧看，從內容看，都要把這個問題商榷一番。如果可能，我們將要提出一些積極的意見，希望讀者密切注意。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友聯

28/8/2000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編者(封二)	楓(詩).....慕娜桑(11)
柯尼爾老爺的秘密(小說).....都德(3)	獨立(寓言).....崖風(12)
安琪兒的臉龐(插圖).....(5)	信奉(詩).....黃思騁(17)
童年的景象(散文).....動靜(6)	在黯澹的日子裏(散文).....君紹(12)
希臘神話中的一群(插圖).....(7)	學習日文的日記(散文).....蕭遙天(13)
體育山上(散文).....周喚(7)	兩個自然的精靈(插圖).....(14)
萬字票(戲劇).....幼珍(8)	走死運的人(小說).....姚拓(15)
慕旁(散文).....迺芳(9)	遐思(散文).....藍影(18)
父親(散文).....櫻子(10)	詩語錄(語錄).....袁漢疆(19)
和光陰賽跑(散文).....沈彌平(11)	懷古(詩).....瘧弦(19)
	在橋上(散文).....懿銘(20)
	打鐘的老頭(小說).....科羅連訶(20)

附中篇小說一冊

親情的呼喚.....	段盈
------------	----

柯爾尼老爹的祕密

都德

作者簡介

都德 (Alphonse Daudet) 一八四〇年生於法國南方尼門地方。他的整個童年，充滿了貧窮和憂患。到了十六歲時，他爲生活所逼，獨自離開家庭，到亞列一間公立中學去當學監。在當時的法國，這是最卑賤的職位。加以他身材瘦小，更受盡了侮辱和嘲笑。都德最初發表的作品「外省」，刊於當時的一本權威雜誌裏。後來，他到巴黎去，開始他的寫作生涯，成爲自然主義的文學泰斗。他生來就有詩人的熱情和敏感，懷着良善和惻隱之心。所以他的作品讀起來常能感人肺腑。他的作品計有戀人，小東西，女伶人，拿把，流亡皇帝，莎菲，磨坊文札，星期一故事等。他的短篇「最後一課」，是爲大家所熟知的。都德的小說，以描寫細膩，文筆雋永，風格自然見稱。在本篇裏，我們可以領略到作者的文筆，風格和感情。

佛朗瑞·馬麻伊是個年老的笛手，他聞或到我這裏來談夜天，喝熱酒。有一天晚上，他向我提起本村二十年前的一件悲喜參半的故事，當時我這座磨坊也算是這故事的一個證人。這老頭子

的敘述叫我受了感動，現在我勉強把我所聽到的，再向各位敘述一下吧。

各位讀者，請你們花一點點勁兒，設想你自己坐在一尊香氣撲鼻的熱酒跟前，並且設想這個向各位說話的，是個一年老的笛手吧。

各位先生，在我們家鄉，並不是素來就像今日一般死氣沉沉，沒有一點樂趣的。從前，磨坊業在那裏是一宗大生意。在附近三四十里之內，各處的莊稼人都把他們的麥子運到我們村子裏來磨：本村四面的小山，全都被風磨蓋住了。無論是左面或右面，我們都能看見許多趁着東北風在杉樹林子頂上活動的磨帆，成羣的馱負麥袋的小驢子，沿着各處的小路上上下下；並且整日聽見山上有鞭梢子的聲音，磨帆的聲音以及趕牲口的噓噓之聲，真是快活：到了星期日，我們便成羣結隊地去看各處的磨坊。在高高的山上，那些磨坊老闊在喝酒。老闊娘子們，披着白花邊的圍巾，挂着金質的十字架，都漂亮得像王后一般。我呢，帶着我的笛子，讓大眾舞到黑夜纔停。這一類的磨坊，各位可知道它造成了我們家鄉當時的快樂和富有。

很不幸，巴黎的那些法國人，弄出了新鮮的花樣，竟在達拉思孔的大路上建造了一座機器麵粉廠。很堂皇，很新式！後來附近的人都養成了一種習慣，把他們的麥子運到機器麵粉廠去了，於是，那些可憐的磨坊就蹲着沒有工做了。它們也會經竭力奮鬥過若干時候，但是機器畢竟是比較強有力的，結果它們一個一個都遭了難，先先後後關了門……我們再也看不見那些小驢子了：

那些漂亮的磨坊老闊娘子，都賣掉了她們的金質十字架了……酒沒有了，沒有跳舞了！……東北風枉自不住地嗚嗚着，磨帆卻始終不動……後來，村子裏的人都拆掉了那些做磨坊的破房子，騰出地面來種葡萄和橄欖。

然而，在這種崩潰之中，竟有一所磨坊是能夠好好兒支持下去。面對着那機器麵粉廠的威嚇，勇敢地坐在它那小山上面繼續旋轉。這就是柯爾尼老爹的磨坊，這老爹正是我們當日的夜談資料。

× × ×

柯爾尼老爹是一個年高的磨坊老闊，六十年來，都在磨麵粉的生活裏過日子，並且很不樂意。那座機器麵粉廠的成立，竟把他氣得發狂了。在那七八天之中，大家看見他一直在村子裏奔走，引起許多人圍着他，他使勁高聲嘶叫，說是別人要用機器麵粉廠的麵粉來毒死卜洛汪斯這一州。『你們不要去呀，』他說：『那些強盜要用機器來做麵包，機器是惡魔的一種發明，若是我，我做工全靠東北風和北風，那正是上帝的呼吸：』末了，他找着了這一類的好字眼來誇讚這些風磨，但是誰也沒有聽從他。

於是，這老頭子由於執拗的憤怒，回到自己的磨坊裏，關起門來，並且如同一隻野獸似的單獨在那裏面過活。他連他那個名叫薇弗德的孫女兒都不願意留在身邊了。這是一個十五年的女孩子，自從父母去世之後，所倚賴的就是她這位祖父了。這樣一來，這個可憐的女孩子非自謀生計

不可了，她就在附近鄉村裏做點零星的工作，譬如收麥，養蠶和收橄欖之類。然而她的祖父似乎很愛這個女孩子。他常常在烈日之中，步行十多里路到她做事的村子裏去看，她到了她身邊的時候，他滴着眼淚望着她，好幾個鐘頭不肯走。

在那地方，大家以為這個年老的磨坊老闆因為憐吝的緣故，纔趕走了薇弗德；任憑自己的孫女兒從這個村子蕩到那個村子，冒着青年女子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和流氓的橫暴，在他也不是體面的。大家又以為一個人像柯爾尼老爹這樣出名浪者的樣子，赤脚，破帽，渾身襤褸，在道路上游，這也是件很不好聽的事；這件事，就是星期日我們看見他走進教堂做禮拜的時候，我們這些年老的人；都為他感到不好意思，而柯爾尼也很明白我們這種心理，所以竟不敢坐在本堂董事的座位上了。她始終坐在堂裏靠裏邊的地方，和水孟相近，同那些窮人在一起。

在柯爾尼老爹的生活中，有點叫人不明白的事。很久以前，村子裏就沒有一個人再送麥子到他磨坊去了，然而他那座風磨的磨子，卻始終像從前一般兒活動着；：：：傍晚時分，大家總在路上撞見這老頭子，跟在他那頭馱着麵粉袋兒的小驢子的後面。

——晚安，柯爾尼老爹！那些鄉下人向他喊着；那座磨子的買賣幹得好？

後來，倘若有人向他問起那裏來的這樣多的買賣，他就用一個指頭擱在嘴唇上面，然後鄭重地回答道：「不要響！我的買賣是運到村子外面的；：：：從來沒有人可以知道得更多一點；：：：」

有人在他這座風磨跟前經過的時候，總看見那扇門是緊閉的，那磨帆是在轉動着的，那匹衰老的小驢子在門外那塊平坡上吃草，而那隻在窗子邊曬太陽的大瘦貓，用一副獷惡的神氣望着你。

這一切都是帶點神秘的氣味的，並且惹起許

多人的議論。各人用各人的方法來解釋這位柯爾尼老爹的祕密，但是那種普遍的謠言，卻承認這座磨場裏面的盛錢的袋子，更比盛麵粉的袋子多些；：：：然而久而又久，一切竟自行揭露了；情形就像下面這樣。

我在吹起笛子，叫那些青年人跳舞的某一天，竟發見了我的大兒子和那個小薇弗德，彼此成了情人了。說句真心話，我並不為這件事生氣，因為在我們家鄉，柯爾尼這個姓畢竟是一種榮耀，並且想起來看得見這個漂亮小鳥兒樣的薇弗德在我家裏跳跳蹦蹦，在我也不是樂趣。不過，因為這兩個小愛人兒常常有機會蹲在一塊兒，我害怕鬧甚麼亂子，所以想立刻把這件事兒辦妥當，於是我就上山走到柯爾尼的磨房跟前，去討這位祖父的一兩句話；：：：哼！那個老魔術師！我們真應當看看他用甚麼樣子接待我！我當時沒有法子去打開他那扇門。我只好馬馬虎虎對着那扇鎖着的門，向他說明我的理由；而在我們談話的全部時間內，那隻光棍樣的瘦貓，一直在我的腦袋上面，像一個魔鬼似地喃喃地呼個不住。

那老頭子不讓我說完，就很兇惡地喊起來，叫我不願意再開口；他說倘若我急於要讓我的孩子討親，我應當去找機器麵粉廠裏的女孩子；：：：請各位想想我當時因為聽見這種惡意調動而耐的氣吧，但是我的智慧卻依然足以維持我的忍耐力，於是我就丟開了這個蹲在磨場裏狂怒的老頭子，回來向兩個孩子們說起我的失利；：：：這兩隻可憐的羔羊不能相信這一層；他們要求我特別加恩似地，允許他們一同再到磨坊跟前去和這位祖父談話；：：：我沒有勇氣阻止他們，末了，這兩個情人，急沖沖地一齊走了！

他們走到山上的時候，這位柯爾尼老爹恰巧出門去了。那扇門是鎖了兩道的；但是那老頭子出門的時候，卻留下一張梯子在外邊，於是這兩個孩子頓時就動了一個念頭，想從窗口爬進去，

看看這座大名鼎鼎的磨坊裏面究竟有些甚麼東西；：：：：

怪事！擱磨子的那間屋子是空的；：：：沒有一隻袋子，沒有一點麥子；不管是牆上或者蜘蛛網上，沒有一點兒麵粉屑子；：：：就是我們尋常在各處磨坊裏，聞得見的那種由壓碎了了的麥子散出來的熱熱的香味，也是沒有的；：：：磨子的那根橫軸蓋滿了灰塵，那隻大瘦貓就睡在那上面。

樓下的那間屋子，也有同樣的可憐而又無人打理的神氣；一張不像樣的牀，幾件破爛不堪的衣服，一塊扔在樓梯上的麵包。後來在某一隻角落裏，又發現三四隻破了的袋子，袋子跟前撒出了一些兒石灰和白色泥土。

這就是柯爾尼老爹的祕密了。傍晚時候，他在大路上面轉運的就是這種白東西，意思就是救護這磨坊的榮譽，並且叫大家相信這磨坊裏面還磨着麵粉；：：：可憐的磨坊！可憐的柯爾尼！這一向以來，機器麵粉廠的那些人，就奪去了這磨坊和這老頭子的最後的顧客了。那幾片磨帆固然始終旋轉不停，但是磨盤卻是空的。

這兩個孩子眼淚汪汪地回來了，向我說起他們目睹的事。我當時聽了也很傷心；：：：不肯就誤一分鐘，就連忙到左鄰右舍去，用兩三句簡單的話說明這件事情，於是我們就彼此約好，應當立刻把各自家裏存下的麥子，掃數運到柯爾尼老爹的磨坊裏去；：：：說完，這件事立刻動手就辦。全村的人都上路了，我們趕了一大隊背了麥子的驢子到了那座小山上，——這一回，這點兒麥子是真的了！

磨坊的門大開着；：：：柯爾尼老爹坐在一隻擱在門口的白土袋子上面流淚，雙手捧着自己的頭。原來他剛纔回到家裏來，就明白了有人趁着他不在家時偷着跑進來，看透了她的傷心的祕密。——我真可憐！他說。現在我只有死了一了；：：：這座磨坊已經掃了面子了。

末了，他失魂似地痛哭起來，用各種名稱來

叫他的磨坊，如同對一個活人似地對這磨坊說話。

這時候，那一隊小驢子已經都到了他磨坊前面那片平坡上面了，我們也都像往日磨業全盛時代一般，一齊高聲向他喊起來。

「喂！要磨坊……喂！柯爾尼老爹！」
最後，所有的袋子都卸下來堆在門外了，那一些一粒粒奪目的棕色小東西撒了些兒在地上，四處皆是……

柯爾尼老爹睜開了那雙大眼睛。他用他那隻衰老的手抓起了些兒麥子，連哭帶笑地說道：

「——這是麥子喲！……上帝！……麥子喲！……讓我仔細看看。」

後來，他轉過身來對着我們說道：

「——唉！我早就曉得你們一定會再來……凡是做機器麵粉廠的人都是強盜。」

我們本想叫他給本村掙得勝利，但是他說道

：「——不然，不然，孩子們，我應當首先拿點兒東西給我的磨子吃。……想想吧！牠多久多久嘴裏沒有放上一麼甚麼了！」

於是我們就看見這個可憐的老頭子左奔右跑地忙起來，他打開那些袋子，檢查那座磨子，末了，那些一粒粒的小東西都壓碎了，那種纖細的麥塵騰到承塵板上去了，當時，我們都含着兩眶眼淚。

這是一種應當屬於我們的公理：從這一天以後，我們永沒有讓這個年老的磨坊老闆缺少過工作。隨後，某一天早上，柯爾尼老爹死了，這一回，我們那座最後的磨坊的磨子，就永遠停止活動了……柯爾尼死了，沒有一個人繼續再幹了。你們各位有甚麼辦法呢，先生們！……在這世界上，甚麼都有一個末日，我們應當相信風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正和羅恩河上的平底船，古時候的貴族院以及大金繡的禮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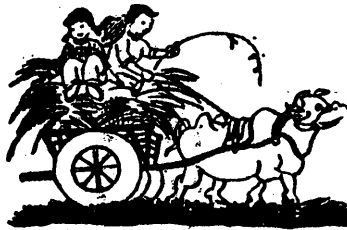


。年六八七一於繪，畫幅一的名著最士爵諾雷·華司喬是「龐臉的兒琪安」

。頓高·絲西蘭法叫字名的她，臉的孩女小個一同自來蛋臉些這

童年景象

· 靜 動 ·



他便不能睡覺了，明天豈不更加辛苦嗎！
我說：「如果有蛇來吃雞，要不要叫他呢？」
母親立刻回答說：「不要這樣大聲，如果真的
有蛇，那時再叫他還不遲。」
這時已是夜半三更，母親拿着火水燈和我去
看個究竟。

啊，童年，美麗的童年啊！離開我已有一段時間了。回憶起童年時代，會使我多麼興奮，多麼雀躍呢！

我們一家是住在森林裏的。那裏只不過十多間屋子。建築非常簡陋，用小木頭作牆，用茅草蓋屋頂。

有一次，當我們一家人睡熟的時候，突然聽到雞的叫聲。我知道情形有些不對，便把母親叫醒。我說：「媽，我們的雞叫得厲害，不知有什麼東西進來了？」
母親聽了一下，的確是雞在叫。我想去叫父親，但母親拉住我，說：「不要去叫他，你爹明天一早便要出門去工作，要到晚上才能回家。如果你叫他，他

我比母親行先幾步。我將到雞寮的時候，看見一條像木棍似的黑影子，而且在蠕動着，慢慢地溜進雞寮去了。

我停步的時候，母親已走在我的前面。我說：「媽，有一條會動的東西溜進雞寮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蛇。」她接着說：「不要吵，也不要走近來。」

啊！正如我所意料的一樣，那果然是一條很大的蛇。那條蛇正想吃一隻小雞，但牠看見燈火，馬上向旁邊的空隙溜走了。

母親拉着我很快地回到屋子裏去，想叫醒父親去把他打死。

父親被我叫醒後，聽說有蛇來偷雞吃，便三腳兩步走出去，手裏拿着一條沙藤。

母親叫我回房睡覺。我只得回到床上去，可是沒有睡着。不久，我聽見父親和母親談話的聲音。

「那裏來的蛇？你在夜裏看花了眼才是真的。」
父親不耐煩地說。

母親反駁說：「如果我眼瞎，為什麼小雞少了一隻？」

他們說話之間，已走進屋子來了。我問他們有沒有看到。父親還這樣說：「你這樣小的年紀就騙父母，真是不應該。」

「我看見的，我親眼看見的。」我說。

「不要吵了，是不是蛇，明天再去看看好了。」
母親溫和地說。

第二天早上，我們跑去查看時，果然死了兩只小雞，這大約是給蛇弄死的。

晚上，我們知道那條蛇一定會再來，所以一夜都沒有睡覺。

第三天一早起身，便聽見父母親在晚上捉到一條蛇，那就是前晚來吃雞的那一條。聽他們說，這是一條沒有毒的「琴蛇」，所以他們才敢捉

他們捉蛇的情形是這樣的。當天晚上，他們

一直等候着。到了十點多鐘，村子裏的人已熄燈睡覺了。突然，他們聽到一陣雞叫聲，馬上走過去看。這一次，那條蛇非但不走，而是一面吃一面蠕作一團。那是一條很大的琴蛇。

他們把一些爛布丟在牠的身旁，使牠感到溫暖而不會走掉。他們把白天做好準備捉蛇的鐵絲套在牠的頸上。牠只是蠕動一下，沒有溜走。等到把牠的頸項拉緊時，想逃走也辦不到了。

父親把鐵絲綁在柱子上。然後用六吋的鐵釘將牠的尾巴釘在木頭上。這樣，牠便不能逃走了。但父親還不放心，所以一晚守到天亮。

在我的生活中，還有過另一件事，經過是這樣的。

我們一家是靠耕種過活的。我們的芭場離開我們的家大約有半英里之遙。我們到田裏去耕種不是由陸路去，而是由水路划着船去的。這條水路就是靠近我們的家園那條叻河的支流。一直向西流去。但水的速度很緩，可是很遼闊。河水清澈，兩邊是茂密的樹林。

我們在家裏玩厭了，就會到芭場看父母耕種。有時帶「拉士的」去打小鳥，或者帶着釣桿去芭場傍邊的水塘釣魚，我們常常是用這種方法來消遣我們童年的日子。

那天，我和鄰居的小孩子一起到芭場去。這條船不大也不小，可以載兩個大人。

去的時候是順流，所以毫不困難，轉眼間便到達芭場了。

在芭場裏我們喜歡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次我們帶着釣竿，所以就在芭場傍邊的池塘釣起魚來。

釣好魚，我們高高興興地拿着魚桶向着河岸去了。我們這次划來的船，聽說大人是不可以坐的。因為這條船已用了很久，不濟事了。我們因為是小孩子，所以沒有問題的，我們兩個人

它回去。這條舢舨只有一個槳，所以我們便輪流着划。

大約走了半路，不知道是多了半桶魚重還是什麼，這條舢舨的木板竟從艙底衝水進來。我們當時也有點怕，便一個人划槳，一個人用手把舢

舨裏的水屏出去。但水還是不斷地流入。這時，我們也有點心驚了。我們就這樣不斷地划着，划着，總算將這條破舢舨划到岸邊了。至今回想起來，還有一點餘悸呢！

啊，快樂的童年，就這樣輕輕地溜走了。

這是一尊非常著名的雕刻，名叫「希臘神話中的一群」。米蓋朗琪羅認為這是有世以來最偉大的一尊雕刻。



體育山上

· 周喚 ·

在大自然的寧靜中，我喜歡靜穆的美，所以我喜歡散步，尤其是傍晚的片刻。

每晚，我總愛漫步踏過小丘、草原、郊野和樸素的村落。然後駐足在默迪加體育山上。

默對着淺白色的流雲，綠油油的草坪、斜坡上的晚風，晚風中迴盪的燕子，使人跌落在忘我的境界中。

在夕陽的照耀下，體育山像離塵脫俗的隱士，像具有萬般風情的少婦，我在這裏歇下來，獨坐在高高的草坪上，讓清風蕪情吹拂我染塵之身，讓心靈中的憂鬱隨風而逝，讓一切的俗念溶化在靜默中。風緩緩的吹來，雲慢慢地流過；吹盪到遠處的林梢。近處的獨立球場，飄揚着旗幟，平添了不少的生氣。

當我沉醉在寧靜中，我愛戀着青青的草坪，它彷彿像一個熱情而賢淑的少女。

在不知不覺中，我又消磨了一個黃昏。當淡紅色的光輝漸漸消散的時刻，黑夜就輕輕地罩下大地。在模糊的夜色中，我帶着迷惘站起身來，戀戀不捨地步下體育山，踏着迷濛的道路回去。

萬

字

票

·幼珍·

時間：現今。

地點：在一座鴿子籠似的房間裏，右角是一張舊木牀，牀頭附近有一個衣櫥，左側擺着一張小桌子，上面推滿了熱水瓶，茶杯之類，中央放着一張圓桌，三張椅子。

人物：全嬌：將近五十歲。

華仔：全嬌的兒子，二十來歲，是個小販。

祥伯：五十多歲，全嬌的鄰居。

祥奶：四十多歲，祥伯妻。

阿財：祥伯的兒子，八歲。

伍嬌：全嬌的鄰居，三十多歲。

陳嬌：三十多歲，全嬌的同居。

幕啓：（全嬌滿面春風，懶洋洋地擺好桌椅，祥奶上。）

祥奶：哦，全嬌，喫了飯嗎？（邊說邊坐下來。）我說全嬌啊

你幾世修來的好福氣，只賭一次萬字票就中彩了。我

啊，（嘆氣）唉，不用提了！哦，對了，中獎請不請客呀！

全嬌：（丟下工作，也坐下來，笑

眯眯地。）請客嗎？等華仔領了錢，一定請你們。

祥奶：噢，華仔跑到那兒去了？

全嬌：他到裁縫店做西裝褲去了。祥奶：對啦，有錢也該多做幾套衣服，光光門面。（伍嬌匆忙上。）

伍嬌：（向房裏一掃）噢，祥奶，妳也在這兒？（轉向全嬌）

全嬌：還沒呢，有甚麼貴幹嗎？

伍嬌：哦，我想來問華仔，他的字是在那兒討的？

祥奶：（忽然想起）對啦，我也要問一問他哩。

全嬌：這個嗎？（用手托腮，沈吟片刻）我已問過他幾次了，

他總說是隨便說出來的。

祥奶：那裏有這容易，一定是求來的啦！

全嬌：真的嗎？他說是昌伯逼着他買，他被逼的緊，只得買一張，那曉得居然中了。

祥奶：（若有所思）唔，我想，大概有神明在指點他，不然爲甚麼買一次就中，而我買了

那麼多次都不中呢！可不是嗎，我每期都下注，可是從來沒有中過，弄得巴剝錢都輸光了！

伍嬌：（華仔滿面春風上。）

伍祥：（同時站起）啊，華仔，你

回來啦！

華仔：噢，祥奶，伍嬌，你們都在

這兒？

伍嬌：我們在這裏等候妳呀！喂，華仔，你的字是在那兒求的？

華仔：甚麼？那裏求的？（略停，高聲地）沒有呀，我只不過隨便說出幾個字罷了。

祥奶：沒有？那一定是神明在指點你，你仔細想想看，遇到過甚麼特別的事沒有？

華仔：神——明，（猛醒）對了，那天我去到一位朋友的家裏，

經過那棵大松樹，有個乞丐向我討錢，我給了他五分錢；回來時又經過那棵樹，

遇到另一個乞丐，我也給他五分錢。誰知剛走到巷口，

就遇到昌伯，硬要我買，沒辦法，我只得買了。我想起

剛才的事，就買下五五二二，誰知竟中了。

祥奶：（高興得一躍而起）這就是啦，伍嬌，一定是那棵樹有靈啦！（上前拉伍嬌）去，去，我們趕快去求字，別再錯過機會了。

伍嬌：對，我們快點去求，（忽有所悟，轉回頭）華仔，是那棵松樹呢？

阿財：（顯出有點胆怯）媽，快十二點了，回去煮飯吧！等下

遲到先生會罵的。

祥奶：（惱怒）死鬼，早上的飯蒸熱不就是了，我要上街去。

阿財：（遲疑着）媽，爸爸說他吃了飯，要趕去做生意，早上

剩的飯不夠吃。

祥奶：（大怒。）去，去，去！我沒有那麼空閒。（看財還不走，大聲地）還不走？要等吃籬條嗎？

祥伯：（阿財垂頭喪氣正要離開，祥伯上，便又退回。）

祥奶：財的媽，好回家煮飯啦！

祥伯：（怒不可遏）煮飯，煮飯，難道你不會煮嗎？

陳嬌：（祥伯氣的發抖，正想開口，陳嬌慌慌張張上，衆人愕然。）

陳嬌：（氣喘喘）不……不……好了，華……仔，那收萬字票的昌……昌伯……逃……走了！

華仔：（大驚）啊……甚麼……逃……走了，我那兩……千元……

衆人：（吃驚地）啊！他逃了？

伍嬌：（幸災樂禍）幸而我沒中，不然定會發瘋了！……

祥伯：財的媽，你明白了吧，我早就說收萬字票的多數靠不住，

你們賭了這麼久，錢源源進他的荷包，一旦要拿出錢來，他就逃了。（忽然瞥見

華仔臉色蒼白，搖搖曳曳，忙搶上前攙扶）哎喲，他暈倒了，快，快去召救傷車來……

……（衆人手忙腳亂。）

（幕急落）

墓旁

· 逸 芳 ·



現了這座離現在足足有一百二三十年的古墓。

墓建在公墓的拐彎處，四周野草叢生，墓前的石碑，經過歷年的風吹雨打，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了；我俯下身去，撥開碑前的野草，只見上面寫着：「皇清道光十九年，顯考祖世傑周公墓」，底下寫的是：「三大房子孫立」。墳堆已經部份陷落，石碑亦已殘缺不全。

老歐問我「三大房」是什麼意思，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意思。自從這次以後，我對這厭倦已久的公墓，居然也有了極深刻的印象。

如今，我搬到學校裏來了。公墓邊的生活，開始令我自在；我常常想，這也許就是我的家吧！

白天，我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放學以後，有時一個人踱到公墓裏，看看放牛的孩子，祭奠者所留下的殘灰餘燼；再不然，就巡視一下整個公墓，比較一下石碑的大小，字跡的隱明，以及年代的遠近。然後再猜測一下死者的身份，家庭的環境；這雖然不是一件考古工作，但我却深深地體驗到其中的情調。同時也只有這樣，才易於消磨這些數不清的孤寂的歲月。

可是在深夜以後，我不敢再去墓地；我只是和老歐兩人，坐在操場上，泡一杯清茶，欣賞着月光的光華，遙望着遠處的點點星火。學生們常常善意地恐嚇老師說，這裏晚上鬧鬼；也許他們所說的鬼，就是那些若隱若現的磷火吧！

今夜，學校四周格外清靜，公墓裏，下午新葬了一個人，直到如今，新添的墓堆上，還坐着一個傷感的未亡人，她的嘶啞的哭聲，劃破了深夜的長空；使這深沉的夜色，顯得那樣慘淡，那樣淒冷！



毛骨聳然的雜念呢？我問他當學生們回家以後，他會不會害怕，他却頗不以爲然的對我說：「這算得了什麼？抗戰的時候，我們還經常和死人睡在一起呢！」

老歐在這裏已經住上整整三年了，從日常生活中我並沒有發覺他有絲毫空虛和寂寞的感覺。也許，住久了就會喜歡這個地方吧！我想。有一天，放學以後，一羣孩子爲了平常考試的分數，圍着我吵了一陣，都相繼回家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在辦公室裏，不想回到自己那間雞籠似的陋室裏去。

夕陽快下山了，老歐悠閒地從外面回來，對我說道：「張先生，道光是很麼意思？」

「什麼道光？」

「那邊石碑上刻着的。」

「噢，道光就是清朝皇帝的年號，離現在有百多年了。怎麼，你看過那些墓碑嗎？」

「哪！不信我帶你看！」老歐將手一揚，意思是說要我和他一起去，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我跟着他去了。

這是一片半圓形的公墓，環抱着半個學校與學校後面的蕪圃，在老歐的引導之下，我終於發

我怕孤獨，但我更怕寂寞。每當我把自己關在那間不到一百平方呎的陋室時，常因過度的孤獨與寂寞，使我陷入惶恐的境界中。寂寞像一個魔鬼的陰影，時時籠罩在我的心頭，壓得我透不過氣來；環繞在我周圍的，盡是空虛與悵惘。因此，我不得不設法使自己愛戀這個「鬼」地方。

這的確是個鬼地方。

學校建築在公墓旁邊，當初我到學校來時，對於這一片纍纍的墳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忌諱。我所以對墓地起這樣大的反感，完全是受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我總覺得學校的風水不好，是個不吉利的地方。最糟糕的就是下課以後，辦公室隔壁就是公墓，批改作業時，我簡直連頭都不願意抬一下，因爲從辦公室的窗子裏，可以望見長短不一的墓碑，陰森森的，令人有置身地獄之感。

老歐是學校裏唯一住校的工友，他一個人整天住在學校裏，房子又緊靠着公墓的邊緣，假如不是中間有一條水溝相隔，人家還以爲他是個看墓的人呢！

我常常暗自奇怪，每天太陽落土的時候，老歐一個人住在這些死人的旁邊，將如何打發那些

據說：「至人無夢」，幸虧我是庸俗的人。因此，夢變成了我睡眠的花，我希望它一年四季常開，雖然有時是苦澀的。

最近，我常夢見父親。他還是那副老樣子，瘦癯而蒼白的臉，戴一副黑邊的老花眼鏡，穿着粗布短衫褲，手上拿着一根石榴木製的手杖，杖頭的部份磨擦久了，發着滑溜溜的光，徘徊於蘭花圃之間。

父親爲人很豪爽，值得描寫的事很多，祇可惜我沒有一枝洗鍊的文筆，把父親的故事描畫出來。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的容貌雖極威嚴，但在夢中出現，却覺得格外親切。現在，我看見他從夢的深處移步出來，咳嗽着走近我的床前，像那一次我病倒在牀上一樣。我彷彿看見他斷了一隻手指的手，這使我想起了他的愛。

先說父親的個性吧，他雖是學徒出身的鐘錶師傅，後來也做了大老闆，却仍舊很儉樸。

據我所知，父親會自動資助一個伙計升學，這位學徒後來苦學在大學畢業，再到外國留學，得了博士學位，回國之後歷任大學教職，造福人羣，每每向人提起父親，感激不置。由於他的豪爽，沒有一個夥計，把他忘記，當他逝世那一天，有幾位經他訓練的學徒，從遙遠的地方趕來參加葬禮，都哭喪着臉說，他們的成功，完全靠他的鼓勵。

父親晚年的時候，生意失敗，對人世的炎涼，十分痛心，他變成很消極，在這一段時期，他喜歡賭博，每晚在醉鄉裏過活，母親常常苦勸他，不要喝酒，他總是悲痛地說：

「再饒我一次吧！我的心實在太痛苦，我欠了人家的債，那些孤兒寡婦的錢！」

抗戰那年，大哥隨政府由南京撤退漢口，音訊杳然，接濟斷絕，不久家鄉淪陷，舉家在鐵蹄下過活，我不得已停學，出外謀事，當然家裏的傭人都辭退了，我祇好幫助家務，挑水，種菜。父親十分憂慮，然而却變本加厲地賭得厲害，夜晚喝得酩酊大醉然後回來，當他蹣跚地踏進房間的時候，我總是聞到他那溢着酸味的酒噎，我每次勸他，他反而將我痛罵一頓。



父親

· 櫻子 ·

付一筆龐大的醫藥費，因此我十分焦心。在這些日子，母親開始典當首飾度日，安慰我安心靜養，父親却比往日對我關切，常到我的病榻舐我。某天早上，母親正在鄰室梳頭，父親又向母親要錢，母親抱怨地告訴父親，首飾快賣光了。孩子的醫藥費無着。

父親苦苦地央求着母親說，這算是最後一次吧！如果不能再還本，就此罷手，並且關照母親不要將這事告我，免得惹起我的傷心。

其實，父親的話，我聽得清清楚楚，父親的話，絞痛了我的心，我躺在牀上落淚。

第三天，父親沒有出門，大清早就來看我，撫慰我，臉上籠罩着愁容，回到他的睡房，我聽見他整天踱走的腳步聲，爲狀十分不安，不時嘆息，不時咳嗽，我了解他的痛苦。

第四天，父親仍舊沒有出門，心情也似乎比前天更加鬱鬱不樂，整天咬緊着嘴唇皮，背着手徘徊，中午時分，母親忽然聽見啊啾一聲，倉惶地從廚房里走了出來，嘴唇蒼白，菜色的額角浮起了河流似的青筋，哭泣着說：

「喚！你！何必這樣呢！」

「我不這樣做，不能死了這條心！」父親用另一隻手遮着受傷的手，聲音顫抖。

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麼事，驚悸地從病牀上爬了起來，踉踉跄跄地跑進廚房。天啊！我幾乎暈過去，我看見父親的臉很嚴肅，他手上的血滲滲流下，地上是一截帶血的手指，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哭起來，我了解父親的用心。我跪下來，痛吻着那血淋淋的手，我對他的荒唐，完全同情。

以後，父親再也沒有瞎了，種種花，看看報度日，我一直侍候在他的週遭，享受着陽光一樣溫暖的父愛。幾年後，他離開了塵世，當他大殮那一天，我和一些舊日的伙計負着他那冷冰冰的屍體，放下壽木，我吻着他的手，我暈倒在地上。醒來，我已經看不見父親，我祇能在夢里見到他了。

和光陰賽跑

· 平 彌 沈 ·

從前，我把晚上全部的空餘時間，用來遊戲和遊街；要不然就和朋友們談天說地。有時還約了幾位朋友，拿了鐵叉和油燈，到河邊去捉田雞。其中有幾次甚至去偷網人家養的魚，偷摘人家菜園裏種的黃瓜和偷挖蕃薯。

星期日，那更加放蕩了。其他的朋友大都在家裏休養生息，我却做起「大鬼頭」來，帶領了一羣「小鬼」，拿了彈弓，裝滿兩褲袋的石子，鑽進有水的芭林裏打白面雞。要不然就去舊錫場的沙地上稱王道霸，分兵封將，廝殺一場，玩得汗流夾背的時候，就赤條條地跳進珊瑚潭去沖個涼，有時玩得忘記時間，連午飯也懶得回家吃。有幾次，因為過份放蕩，給鄰居們責罵，說我帶壞他們的孩子。老實說，那些小鬼對着我迷倒是真的。你不去找他，他也會找上門來。而我呢，也很喜歡跟他們鬼混。說到時間，我們有一大把，怕甚麼。

在小學裏讀書時，先生時時都佛口婆心地勸告我們，說是光陰如何寶貴，無論你有多大的財產也買不到一分一秒，意思是叫我們不要放蕩。然而我一跨出校門，就把老師們的話忘得一

乾二淨——嘿，一個不到二十歲的人還怕沒有時間！

現在，啊，我實在也放蕩得够了，就聽從朋友的勸告，坐下來看些有益的書，學着寫些身邊的瑣事。我本來對於文學很有興趣，但自從踏進社會之後，所交的朋友都不好此道，所以差不多要被同化了。

現在仔細想來，與其在外面胡鬧，不如在家看書來得有益。這樣，我便決心閉門謝客，把空餘的時間用來讀書和寫稿。那些「夜遊神」見我改了性，却要跟我斷絕來往，滿耳風涼話，說我是個想做文豪的野心大家。哼，我是個放蕩過來的人，我還在乎譏諷嗎？

那天，小鬼們來約我，也都被我趕了出去，我不能叫他們在我身邊鬧。這樣，他們就來笑我，說我想做「爸爸」了，說我要把氣力拿來養骨頭了，說我想做「先生」了。唉，隨你怎麼說吧，反正我是不会被你們誘惑的了。

自從我改變我的生活以來，一直在家裏看書和寫稿。起初拿起筆來想寫，但不知寫甚麼好。一再地思索，等到找着了題材，寫不到幾行字，看看時鐘，已是午夜了，只得帶着極度疲乏的神情上床。等到明晚再拿起筆來時，寫不到兩張的稿紙，時鐘又在敲十二下了。爲了明天要上工，不得不放下筆。要到這時候，我才知道要和時間賽跑，失敗的總是我。從前我認爲有大把時間，現在回想起來，真叫人喪氣。

如今，我是多麼地需要時間啊！我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寫稿上，捱着瞌睡和縮短睡眠的時間。我花了這麼多的精力所寫成的稿，雖然也遭遇到退稿的命運，然而我並不在乎，既不悲哀，也不失望，因爲我知道我必須先學一學步。我會牢記住馬爾頓的話：「堅決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做出偉大的事業來。」以及愛迪生的一句話：「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訣」。因此，我更發奮起來，照着現在的辦法幹下去。

楓

慕娜桑

在這秋天落葉的季節
那個叫楓的姑娘
給我送來嫣然一笑

我是野地上拾荒的人
埋下幾瓣風葉
在這不毛的土地上

我是個遊春的騷人
我是個醉酒的墨客
迎面的風好凉好凉
我這個患思鄉病的人
這裏的水土叫我不服
眼看着這些殷紅的葉子
寂寞而且凋零

在這寒冷的西風中
那個叫楓的姑娘
給我送來嫣然一笑
在這秋天落葉的季節



崖風

我一向是用親切待你的，至今仍是一樣，雖然現在陰雲密布，駭人的風暴將至；我並不至於心驚胆顫，雖然我們站着的地方，正是風暴的中心。

我以最關切的心情懷念你，希望你在時代的風聲裏安然自在。雖然我們終有一天帶血走上各各他，走向觸地，穿透死蔭幽谷，遍嘗茵陳的滋味；但，我們要有信心，我們相信至高者和我們同在，互古常存的靈光，仍是夜幕裏的明燈。他，必定指引我們，做我們的導師，伴我們走我們該走的路。

我以萬二分的勇氣，要你肯定相信，既有過去的摩西擊退紅海，何曾沒有另一位約書亞，吹起號角，帶我們截斷約但河水的兇鋒？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我們必能看到萬丈波濤泡沫，永恆的靈感將會征服大地人間，綠化河山，他將帶來另一次人性的大合唱。

在 黯 澹 的 日 子 裏

· 紹 君 ·

用武力的結果，熊最先一個被消滅，只餘下虎豹互相力敵，這時，蟄伏了許久的獅子又乘着牠們互相殘殺的機會，帶着精銳的軍隊，乘牠們勢力薄弱時候大舉反攻，結果虎與豹都先後被征服了。從此，獅子又驕傲地做了森林之王，重新實行起牠的殘暴統治來。

獅子是個殘暴的獨裁者。牠統治了整個森林以後，便任意殘殺同類，牠的部下也憑着牠的勢力，在同類面前耀武揚威，任意施虐。在森林中有幾個集團，其中最強大的是由虎、豹、熊等所聯合組成的。他們都是因為不滿獅子的作風，所以想起來推翻獅子，可是獅子也擁有很大的勢力，同時還有着狼和狐狸等做暗探，所以牠們一時也不敢舉妄動。

一天，虎、豹、熊等，得到獅子出遊的消息，便乘着這機會，率領了大隊人馬埋伏在道旁，準備一舉把獅子消滅。牠們等了許久，果然見許多士兵保衛着獅子，浩浩蕩蕩地走來，牠們看着機會已到，便一齊衝出來，把獅子這一羣圍在核心，這樣戰了差不多半天，獅子終於因寡不敵衆而敗陣了，牠的部下也被消滅了一大半。這樣，獅子只得領着殘餘的走卒離開了森林。

虎、豹、熊等打了一場勝仗，把獅子趕出森林後，便自居功勞，老虎說：「我是開國最大功勳者，這次的成功完全是由於我的勇敢，所以我應為森林之王，我的子孫應該繼承王位。」豹子聽了，恨恨地說：「哼，虎兄，你說錯了，我才是開國元勳，這次的成功，完全由於我的智慧和努力，我才配作森林之王，我的子孫應永坐王位。」熊聽了，憤憤地說道：「你們都錯了，我才是開國功臣，這次的成功，完全是我的功勞，因為這集團是由我首先召集的，我應為森林之王，我的子孫應承襲王位。」牠們彼此間，由於鈞心鬥角，想做森林之主，便由爭論而動起武來了。

信 奉 (十四行) 黃思騁

兒提時我沒有思想，
媽媽就是我的信仰。
我的心如同一片白紙，
都得由媽媽將它填上。

雜草多的農家疏於耘耕，
無道行的和尚懶於唸經。
遇到瞎子的引路棍就該走避，
見殺戮的事要掩眼而過。
忍讓原不等於吃虧，
逞強也算不了勇武。

我的善行來自媽媽的眼淚，
我的智慧就是她長年的苦心。
媽媽的棍棒趕不走我的孝思，
撇開她的信奉我便一無所有！

學習日文的日記

· 蕭遙天 ·

十年前我會學習日文，時間很短，進步頗速。當時因為有一位朋友，在東京有一個頗具規模的商業組織，由香港遙遙指揮，頗感鞭長莫及，要我替他做看管人；而饒宗頤兄也剛剛學日文，他願意把剛學到的轉授，以收教學相長之效；所以我也學習日文了。但環境安排人，我的東渡沒有成功，賣文生活又佔去了全部的學習時間，接着，又南行入馬來亞，新的煩忙使我漸漸和日文疏遠，和學校生活時代的學習英文般，都置諸腦後了。眼前讀讀舊日記，看到學習興趣狂熱的階段，不禁啞然失笑。特輯抄為一專篇，從這個生活舊影中，我憬然深省，淺嘗而止，就是我治學的短處。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再記。

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
固庵來，謂近學日文甚有進境，將以所學相授，謂後天帶課本給我抄，我覺得以此消閒，也大佳事。

九月七日（星期五）
固庵開始授我日文，擬每星期五星期一兩天為授課時間，今天學熟片假名五十一個，已能背能寫，本師大加讚歎。

固庵暫居香港三年，他謂最大的收穫為在此期間內學懂了四種文字：英文、日文、梵文、法文。其中英文已能讀能寫，最近有一篇關於周易的專門著者，便是先作中文，再自譯為英文，覺

得措詞或有不妥善處，最後由港大的幾位朋友修改潤飾一番，已付港大特刊發表。半路出家的中年人，學習方法是這麼速成的，我調侃道：「如果有人問你的英文造詣，你可冷冷地說：『最近在港大特刊學術欄發表。』」便可想而知了。與固庵至青年會圖書館，先施公司書籍部，及冷書攤選了二句鐘，饒君購幾本英文法文的書籍，我擬向青年會圖書館借書，因管理員外出而未果。

九月十日（星期一）
赴青年會圖書館借酒史，南宋古蹟考，易原三冊，後兩冊是代固庵借的。今天補習日文，字母已爛熟，讀生字約三十個，再欲多讀，固庵不許，恐怕太多吃不消。我覺得所知的日本字中，頗與華文相通，像學生作生徒，目，口，也語音相近。

九月十四日（星期五）
下午會固庵，學習日文，上第三課，已識生字約一百多個，更覺日語中漢音很多，也有一部分歐洲語，如淡巴菰、鋼筆、大頭針、威士忌、啤酒、球……等，都是英語音譯，漢音有些保存中國古語的原狀，如學生稱生徒，床稱寢台……等。（略）

九月廿四日（星期一）

本日讀日文五課，固庵謂讀得太
多恐怕容易消失，我說多授幾課是抵
前星期的缺課的，凡學一藝，應該勉
期完成。中年人學外國語，記憶確是
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個獨立絕緣，很
少與舊觀念相依傍的，字字強記，不
可能靠悟性望文生義，在我們記性衰
退的中年人，是學習的大障礙。我近
來的日語學習，則盡量發揮悟性，以
補記性的不足，盡量把從日文得來的
新觀念與中文的舊觀念結合，學字母時，我把片
假名與中國本字結合，如下即阿，一即宇，一即
依，力即加，夕即久，果然很迅速記得；學日文
時，更把純漢音，半漢音，英音譯，其他音譯，
日本音，分析起來，各與舊觀念連繫，果然在記
憶上收到奇效。

十月十一日

午後在寄儒別墅會固庵，我說到近來學日語
的積極，雖然一星期多未得他的指導，每日仍自
學不輟，且極不自量，以所學授人，無他，蓋望
「教學相長」，更覺得一個人燒冷燴，不是辦法
。還要打鐵趁熱，多拉幾個人來共同學習。我對
日文此階段的認識，以謂中日文化關係太深，其
中古漢語俯拾即是，像我們對舊文化有涉覽的人
，學習不難。此其一。潮州語是古語，與日語比
較，其發音頗多相同，如「𠵼」，「𠵼」諸母，
潮語很多；又像部分字的讀法，日語與潮語完全
相同，如「下」，「字」，「繪」等等。又像部
分造詞，日語與潮語如出一轍，日語毛刷稱「東
西」，潮語也叫「東西」，日語稱兒子為腰掛，
潮人請人坐下，也說「請掛腰呀」。故潮州人習
日語，頗有親切之感。此其二。日語入聲字極多
，故常帶促音，中國現代北方無入聲，則今日語
中的漢音，當是南部語言，此其三。（南部也即
古代北方語言）

十月廿五日

我盡一星期之力，把日文辭典翻覽一遍，雖走馬看花，而過眼多能留影。我覺得日語辭彙，可分為四部：

- 一、漢辭彙（望文即知意義）
 - 二、曲釋的漢辭彙（望文必誤意義）
 - 三、創制的漢辭彙（望文可生意義）
 - 四、和辭彙（望文莫解意義）
- 擬把隨覽隨抄，訂為四冊，并擬每部再分為甲、漢字漢讀；乙、漢和讀；丙、湯桶讀（漢字半漢讀，半和讀）；丁、附西洋語。

今天晨起便鑽研日文，找尋語根，如ネ儿是寢，而貓叫ネコ（寢子），鼠叫ネズミ（寢盜）。力ネ是金，而銅作力カネ（紅金），銀作シロカネ（白金），鐵作クロカネ（黑金），メ是目，是女，而メクフ（目暗）為盲，メカネ（目金）為眼鏡，ムスメ為娘，ヒメ為媛，メカケ（女掛）為妾……我找尋了很多語根，憑一個語根的連想，記憶了整個範疇的字羣。近來所識的生字已超過一千字，我是憑這個法寶來加強我的認識力與深刻印象的。

午間晤固菴，我以半月學習的梗概告之，他相當驚異，以我是以學習者與研究者兩種態度來學習日文的，從來很少人用這方法。他認為我的進步驚人。但他也報告兩個月來學法文的業績，已把二年學程的課本搞好十分之六了。

十一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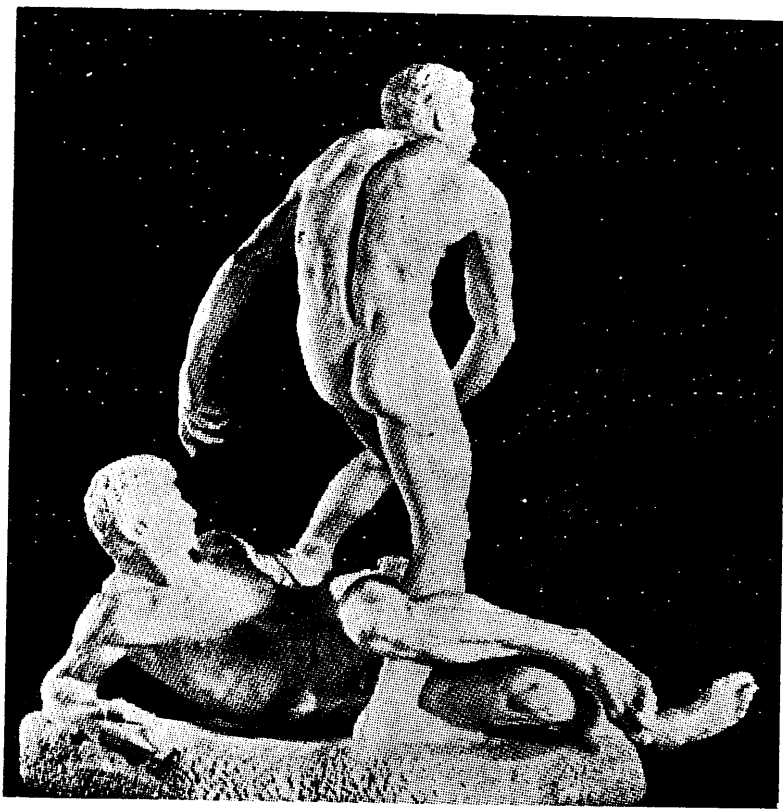
固菴來，為我代借傳芝子著「正倉院考古記」一冊。（略）他報導近日對股代歷法考證的心得，寫一篇「股代的朔與至」。（略）

我也報導我這位日文小學生的心得：我覺得日本語文的修辭有他們的另一套，其味甚橫甚有韻，關於女人部分的，像妓女稱白類，愛妓好從白類的印象入，頗奇；稱遊女；遊君，茶屋女，賤業婦，賣女，密賣淫；侍女郎，皆望文可知義；稱浮女，呼名頗起風塵之感；又曰浮枕，則更為其飄零而悽惻了，日本的船上娼妓稱船饅頭，

在街上拉客的稱橋傾城，皆佳。稱美女的眉目有叫眉斧的，面貌不大美麗而很逗人喜歡，是臉上有「敬愛痕」，（按此與潮州人稱惜痕，如出一轍。）臉上的黑痣愈增嫵媚，稱敬愛黑子，連婦人的髮髻也叫敬愛毛了。女人怕羞，以袖遮面，稱袖屏風。深閨小姐稱箱入娘。處女稱一人女，未通女，生娘。外妾稱密妻，權妻，圍女，權是權宜的意思，圍指外圍而言，繼室稱後添，後釜

。更有趣的像母親一稱袋樣，母親實在是一個肉袋呀！情夫情婦稱忍人，很富哲理，這正和冤家相似，男女的唧唧噥噥私語，叫做新貓，尤為傳神。最後，我對饒君說，他們左擁右抱，曰一手兩花，皆幽默之至。

在本師面前大放厥詞，固菴許我有王雲五治英文的蠻勁，我說，恐怕沒有恆心，將淺嘗而止也。



在」：說常果雨·多克未家說小義主漫浪的大偉最國法
治喬家刻雕名著國美「。鬥搏在靈精的然自個兩有中心的我
作術藝的朽不尊一了刻雕，義意的話句這着照就德奈白。G
。品

走

死

運

的

人

姚拓

小說家周志奮可以說是寫了一輩子的小說。從他十七歲讀初中三年開始，他就下了最大的決心，要用他鋒利的筆尖，戳破虛偽者的臉孔，打倒強梁者的蠻橫，發揚被壓埋了的正義與真理。雖然他在寫作的過程中，經歷了千百次的退稿，但他白天在寫，夜晚在寫，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時候，他也捨不得放下他的筆桿。他像那些為宗教犧牲的殉道者一樣，把寫作當作他的第二生命。因為他有如此的決心和勇氣，在他二十來歲的時候，他的小說就在各種報章雜誌上刊登發表；凡是愛好文藝的青年，沒有不知道周志奮這個名字的。三十歲那年，他和他的第一位最忠心的讀者結婚了。當時在馬來亞文化界的人士，都知道這個美麗動人的故事，不知羨煞了多少青年男女。

可是，在實際上，周志奮的生活，遠不是讀他小說的人所猜想的那麼幸福和快樂。好像戲台上的小丑一樣，人們只看到小丑在裝癡賣傻，逗人發笑；私下裏，這個小丑可能正在流淚。以賣文為字，靠寫小說為生的人，也是這個樣子的；誰要幹上了這一行，真如瘦馬被套上羈轆，你不拉也得拉，一直拉到筋疲力盡，倒斃在溝壑為止。周志奮正像這匹瘦馬，從他結婚那年開

始，生活的羈轆就越來越重；因為馬來亞是個多產的國度，他的太太雖然個子瘦小，却一連給他生了八個兒女，四個男的，四個女的。最要命的是他整整五十歲那年，他的太太的肚子又大了起來。他太太比他小五歲；假如他們不實行節育的話，女人們到四十八歲仍然可以做母親的。

單單靠着一支筆桿，如何維持這個十口人的家庭。他的太太是馬來亞頗有名氣的一家中學畢業的，教書當沒有問題，但結婚後老是敲着個大肚子，而且家中孩子又讓誰管理——請一個家庭女工，其支出遠比一個小學教師的收入要多得多。這樣一來，太太讀的書等于白讀，只好一天到晚忙在廚房裏，忙在洗衣盆上。

仔細算起來，現在完全禿了頭的小說家周志奮，他每月所寫的稿子，要比他頭髮烏黑的青年時代所寫的多兩倍。可是，他們家庭的生計，却反比地一天比一天下降。剛結婚時他們住的是花園洋房，後來住板房，現在却住亞答屋。並且，假如不是房東念在老交情的份上，說不定早把他趕了出來。這樣窘迫的生活，都是孩子們帶來的；但孩子是自己骨肉，要丟也丟不開。周志奮並不是一個糊塗人，當

他生下第三個孩子後，他就已經看到他們將來的窮困了。他也曾想過「改行」做生意，或者乾脆去割膠也好。可是，隔行如隔山，文人們只能在失眠的夜裏胡思亂想，真的改了行，他又能做什麼？古往今來，歷史上的文人們，誰不是潦倒一生？文人們的唯一缺點，就是偏偏向死角裏鑽，一鑽進去，任誰也拉不回來。周志奮既然走上這條路，那麼，命裏注定，非窮死不可。

× × ×

有一天，周志奮從一家報館的編輯部出來，氣得他簡直要痛哭一場。這些年來，真不知受了編輯老爺多少的氣。這一次，不但是氣，簡直是侮辱。他拿着稿件到那家報館去會見那位二十來歲的副刊編輯，這位編輯老爺架子十足，竟坐在那裏站也沒站起來一下，好像法官對犯人一般，指着站在桌子前的周志奮說：

「什麼事？」

爲了吃飯，周志奮還是忍了下來，低聲下氣地說：「我那篇連載的『青綠的原野』怎麼這兩天不見刊登，我想稿子還有存留的吧！」

「不登了，」那位年青的編輯說：「不合讀者的胃口。」

「這是文藝呀！不是武俠傳奇

！」周志奮也有點生氣了。

「你怎麼不看看人家的小說？」年青的編輯說：「管它文藝不文藝，有人看才行。譬如說，加插點刺激的描寫，連載的東西怎能不刺激？」

「這麼說，我那篇小說腰斬了！」周志奮又氣又惱。

「存稿你一齊拿回去吧！」這位編輯從抽屜裏拿出一大捲稿子來。這全是周志奮用心血嘔出來的。他猶豫了一下，把稿子接過來，似乎是禽着眼淚離開的。

他平常很少進城，因為他住在鄉下，進城來要坐一個多鐘頭的巴士。既然來了，順便到另一家報館走走也好。有幾位編輯他都認識的。但另一家報館，也只選了一二篇短的文章，有一位戴着二千度近視眼鏡的編輯輕聲地對周志奮說：

「周先生，這年頭內，寫文章要隨着時代進步才行！」

周志奮沒說什麼，拿起不用的存稿告辭出來。他也很清楚地知道這家報館選稿的標準，不在文章內罵一罵資本家，或者不描寫一些貧苦的慘狀，就不可能刊出來。可是，文人都有文人的怪脾氣，寧可喝風餓肚子，却有他們的硬骨頭，不是出于本心的文章，他們就很難寫出來。

在回家的路上，他越想越氣，也越想越難過。猛然間，他竟起了「死」的念頭。「死了也好！」他心中想道：「兩隻眼睛一閉，也就看不見世界上這些混帳事情了——」

他這個念頭來得恰當其時，猛然間他坐的這輛巴士，不隨着公路轉彎，却箭似地向着路下邊的巴士河衝了過去。車上的人們還沒有來得及驚喊，這輛巴士就空中飛車，「隆」然一聲，翻落在河身中間。河水很淺，但公路高，河身低，這樣向下衝去，用力太猛了。全車男女三十二人，當場就被撞死了十八個，血肉模糊，慘不忍睹。九個重傷，四個輕傷。那個昨天晚上和太太吵架因而闖下大禍的司機，死得更慘，方向盤如一把切刀，竟將他的身軀切成了幾塊。

天下事情常常令人沒法思議，想死的周志奮却沒有當場死去，不過也受了重傷，完全失去了知覺。

這件慘事發生後，警察局派來了三十個警察，才驅散了看熱鬧的人羣，由醫院派來了五十輛救傷車，先把重傷和輕傷直接送去中央醫院緊急救治。當場絕氣的人，只好由警局人員查明身份，通知家屬來認屍辦理後事。

可是，其他十七具死屍身上，有的有身份証可查，有的有記事錄在身，當天就把死者的家屬找來了；只有一具死屍，面目被窗上的碎玻璃刺得連眼鼻都無法分清，身旁除有一捲被血染紅了的稿紙以外，身上一點可以找到家屬線索的文件都沒有。這件事情可真難爲了警局的人員，除了在報紙上登啓事，簡直無別的法。

像這樣哄動的大悲劇，第二天報紙刊出後，差不多全馬來亞的人

們都在談論這件事情；可是，周太太却還不知道一點消息。因爲孩子太多，她一天到晚忙個不休，根本沒有時間讀報。雖然周志奮當天晚上並沒有回來，她也沒有在意；以前他也有過在外過夜的情形，何況是進城。但第二天沒有回來，第三天還沒有回來，她不由得暗暗吃驚。慘事發生後的第四天早晨，還是隔鄰的馬來人在閒談中告訴了這件事情。她慌慌忙忙拖着那個最小的男孩子，挺着個大肚子，到離家一哩處的幾家小店內去找了一份報紙，才知道一具死屍正待人認領。她當時在預感中就猜想這一定是他的丈夫，差一點昏厥在那家店內。

× × ×

周太太把孩子們託交給鄰居的馬來人，帶着最大的女兒，哭哭啼啼地乘了巴士，向城裏趕去。在路上，她的頭痛得要炸了開來，假如不是車上人多，她真要嗷嗷痛哭而無法抑止了。

警局的事務登得很明白，她和她的大女兒很容易地找到了停放屍首的醫院。因爲悲哀過度，那時候她的神智簡直已近於恍惚昏迷，一看到那具血肉模糊的屍首，她的眼睛就被眼淚矇蓋，無法看清楚任何東西了。她的大女兒才十來歲，哪裏見過這樣可怕的事情，早已嚇得面青耳白，躲在媽媽背後連看也不敢向屍首多看一眼。事實上，假如死的這個人真的是周志奮的話，她們母女兩個人也是無法認出來的。

：屍首的臉上沒有一塊好肉，雖然放在水房之內，但天氣過熱，屍首已經有點腫脹腐臭了；唯一可辨認的鞋子，早不知在甚麼時候已經丟掉；奇怪地，事情有那麼湊巧，這一個不知名的死者，也是穿着一件開口的夏威夷白衫，一條黃色的舊褲子，和周志奮進城前穿得一模一樣；個子大小差不多。而且，屍首旁邊有一捲血污的稿子，稿紙上的筆跡，周太太是最熟悉的；一看到這捲東西，不是她的丈夫又是誰呢？

她坐在地上，披頭散髮，力竭聲嘶地痛哭着，似乎連心臟都要哭出來了。周志奮本人呢，這時候却依然昏迷不醒人事，躺在醫院的手術房內。不過，警局和醫院主要是先把死了的人安葬了再說；其他沒有死的人，找不到家屬也沒甚重要，反正他們醒過來時會說出來的。於是，錯認屍首的烏龍，就這樣擺了出來。

在認屍房內，一家報館的記者正在那裏等候新聞。周太太坐在地上一旁走來走去，悶熱的天氣使得他直張嘴大打呵欠。周太太哭了一陣，疲乏得連氣力都沒有了，才由嘆轉爲低聲哭泣。這位記者先生等得已經有點不耐煩了，這時候便走過去探訪死者的新聞。他把眉頭故意蹙成痛苦的样子，低聲地對周太太說：

「太太，人死不能復生，你應該要節哀一點，保重自己的身體要緊。」

周太太仍然在哭，沒有理他。他又低聲地說：「太太，保重身體，爲你的孩子想一想吧！」周太太只顧在哭，根本沒聽清他的話。但她身邊的女孩子却偏着頭看了看他。這一看，他忽然想起自己爲何這樣笨：問女孩子不比問母親要好得多嗎？

「你爸爸叫甚麼名字？」他和善地說。

「周——志——奮。」這個女孩子漲着紅腫的眼睛告訴他。

「周志奮——這個名字好熟悉啊！他低頭想了一陣，「啊！」他幾乎叫了出來，連忙問她：「小妹妹，你爸爸就是常寫文章的那個周志奮吧！」

女孩子點了點頭。

這位記者先生，職業使他有了機警的頭腦，他的眼睛一亮，「這是個多麼好的獨家新聞呀！」在這個城市裏有兩家報紙出版，爲了爭取讀者，記者就不得不出奇制勝。現在，死的人竟是全馬頗有名氣的作家周志奮，假如只有他們這一家報紙發表這個消息，或者再故意渲染一番，豈不是增加銷路的好機會。他馬上很勤懇地對周太太說：

「周先生的意外，我們都非常難過——不過，我和周先生是老朋友了，一切後事，由我替你們辦吧。現在，哭會哭壞你的身體的。我看還是由我先送你們回去吧。這裏的事，由我來負責好了。」這一套話，不啻是雪中送炭，馬上就感動了哭泣中的周太太。其

實，這位記者先生只是怕別家報紙知道了這個消息，他的新聞就無法獨得了。誰都知道，做記者要有一副會說話的嘴巴，好說歹說，連勸帶拉，請她們母女坐上這位記者先生的私家車，把他們送回她們鄉下的家。到家後，一羣孩子圍着母親哭喊叫涕不休，記者先生却神不知，鬼不覺地拍了幾幅動人的人生淒楚的照片。

第二天，這家報紙就以頭條新聞把周志奮慘死的情形發表出來。編者還特地把周志奮的生平作了介紹，最後則把周志奮家屬目前的窮困情形告訴讀者。當天的「社論」，標題是：「死者已矣，生者何依！」除了責備社會人士平時不顧作家的死活之外，并呼籲羣衆應盡最後一點責任，踴躍捐輸，方能免除作家的遺屬死于凍餒。同時，第一版內刊出了周家一家九口抱頭痛哭的照片，那座漏雨的亞答屋也上了鏡頭。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何況周志奮寫作的態度向來嚴肅，他寫的小說雖然欣賞的人并不多，但一聽說他死得這麼慘，身後又這麼蕭條，凡是讀這個新聞的人，自不免爲他傷心。尤其是一般年青的學生，一看到這個消息，更加激動，有的咒罵社會黑暗，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就寫詩追悼憑弔。一向平靜無浪的馬來亞社會，頓時爲周志奮之「死」而哄動了。當然，發表這個新聞的報紙，銷路激增。經理先生大拍那位記者的肩膀，說他真聰明能

幹。

另一家報館雖然失掉了這個可以哄動的新聞。但他們的記者也不後人，馬上跑到周家，把那捲帶血的稿紙，用重價買了過來。第三天就在他們的報上連載發表。題目之前加了個「血，血，血，血的稿紙！」等字樣。於是，讀的人更加感動。文化界的人們，莫不以失去這個馬來亞的作家而痛惜。其實，這些文章，以前他們連看也不屑看的。

那些出版商門，想法更出奇。他們連夜收集了周志奮在各報章刊登過的小說或散文，由周志奮太太簽名授權，連夜排版印刷專集問世。一向冷落的馬來亞各書局，也因爲周志奮之死而熱鬧了起來。

有幾個老教授，以前從沒有讀過周志奮的小說，現在仔細一看，始發覺他的小說技巧及內容，大可以和外國的大作家媲美。於是，老先生們開始把周志奮的小說譯成英文，寄給外國的英文出版社。這一來，更加使馬來亞的人們大爲驚奇，居然周志奮的英文小說譯本，不到半年之內，竟風行了世界每個角落。有兩家電影公司也來電和周太太商量電影版權的問題。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麼地奇怪，巴士車上那個不明身份的替死鬼，竟給周志奮帶來了這麼大的運氣。現在，周太太不用再住在他們那間破陋的亞答屋了。版稅源源而來，再加上兩家報館，賭氣競賽似的「勸募」，周太太已經在城裏

有了座不錯的房子；那幾個失了學的孩子，目前也已經背起書包上學了。

× × ×

這一切情形，周志奮躺在醫院內并不是完全不知。起初他的傷勢很重，一連昏迷了一個星期。等他清醒過來的時候，當地兩家大報館正競賽着爲周志奮的遺屬勸募；醫院內幾個較輕的病人，也在不時地談論着這件哄動的事情。周志奮看了報紙上的報導，又看見他幾年以前被塵封了的小說居然用大的篇幅刊出；而各報章的青年園地欄內，天天都有哀悼的詩文；有一個一向專門吹毛求疵的文學批評家，這時也改了作風，大力地宣揚周志奮的小說是如何超人，把他比擬爲星馬文壇的巨星，可惜這顆巨星竟橫死在公路旁邊。

周志奮剛讀這些牛頭不對馬嘴的消息時，心中十分氣憤，恨不得馬上宣佈自己尚在人世；後來又一想，這樣的「死」，倒比他活着還有價值，最起碼他的一家人的生活，就不必再担心了。那些編者先生和出版商們對他生平的歌揚，雖然有點過份，不過，假如不是這個意外的「死」，說不定他的文章也像愛倫·坡一樣，在整百年後才爲人發覺。

那天晚上，醫院內靜得如死了一般，連病房內兩位看守的護士也偷懶去打瞌睡了。在如此寂靜黑暗的深夜上，周志奮更可以平靜地思索他今後的去向。

第二天，醫生們來到他的床前替他診治時，發覺他精神已經清醒，便問起他的姓名、地址以及職業，親友等，以便醫院中的人員登記。

他稍加思攷，就在姓名欄內隨便填了個「張阿三」的名字，沒有固定的地址，沒有職業，也沒有親友。醫院內的人們，見他每天不言不語的，以爲他的神經可能有點毛病，再加上前些時發生過神經病人用玻璃瓶大鬧病房的事情，大家對他更敬而遠之，能和他談話最好。半年過去了，周志奮的傷勢已經完全痊愈。那時候，報紙上正刊登着有兩家外國電影公司和周太太商議電影版權的事情。

出院時，有幾個好心的病人，送了他幾塊錢。他本來想坐巴士先回到他鄉下的亞答屋去一看的，因爲報紙上說那裏已經成了馬來亞的聖地，「周志奮的墳墓」就在亞答屋的後面。後來又轉了念頭：世界上那有活人去自己墳墓的事情。「我現在已經不是周志奮了，以前的我與現在的我又有什麼關係相連呢！」他這樣反覆想着，就走到車站，搭上了去東海岸的巴士。

他會說幾句馬來語，東海岸的漁村，總可以渡過他的餘年的。在巴士上，當然他也懷念他的太太和孩子們，但他想到這個意外之「死」對他們有這麼多的好處時，他不由得自言自語說：

「早知這樣，十年前我就該自殺了！」



我們的宿舍很簡單，但很舒適。有牀，有兩人用的大書桌，還有我們自己購置的書架。書桌上堆滿了書，書架上也放滿了書，牀上除了枕頭和被，還是書；除了書以外，房子裏似乎就沒有別的觸目的東西了。太單調了，我和芝總是希望有一束花或一些美麗的青葉子，擺在芝的那架大型收音機上，作為點綴。那天下午，我從圖書館回宿舍，經過文學院的走廊。發現了廊外溝渠旁邊有一些小花，於是毫不猶疑的就把它們採回來。

花是有了，插在玻璃杯裏，將它們放在收音機上，靠着那堵白牆，使花一枝枝的向外分散。吃過晚飯，我和芝躺在自己的牀上，遠遠地望着這東不知名的小花。花枝細長，開在上面的花更纖細，樣子很靈巧，顏色卻不鮮豔；外面有三片花瓣，都是黃褐色的，和枝幹的顏色簡直沒有分別；中間伴着的花蕊是粉紅色的，很淡很淡的粉紅色，遠遠看去，根本就看不出來，只見外面的三片小花瓣，就如三片小枯葉似的。

「這花越看越美，很像我想像中的蘭花，就叫她肖蘭花吧！」蘭看了半天說：「花很雅緻！」

「很清秀！」我接上去。

「很清高，很恬靜，很憂鬱。」蘭又緊接着說。

「很孤獨。」我也不甘示弱。

「還有嗎？我們簡直在作形容詞比賽了！」蘭說，笑了。

我也不禁大笑起來。

「真的，你不看見她長在文學院廊外那堆亂草裏，顯得多麼孤獨，多麼淒涼！」我說。

芝沒有作聲，我開始把自己浸入想像的大海裏。

天黑了，一望無際的天邊，掛着一片深紫色的厚雲。陣陣晚風，從尖長如劍的茅草上跨過，留下陣陣起伏的響聲，悠長而深遠。墳場的小路上，出現了一個小女孩子，胸前托着一束我們的肖蘭花，兩根亂蓬蓬的髮辮給花遮住了，只剩了半截。她慢慢的停在一個新墳前，把一枝一枝的小花插在墳頭上。眼淚流滿了臉頰。

「媽媽！媽媽又打我了。那天他們把你放在大箱裏，把你藏在這堆泥裏，你為甚麼不帶我在身邊？你為甚麼不出來？媽媽！你看這些小花多好，他們長在那個土堆上，沒人看，沒人理，我把他們採給你。大伯母說：『小苑兒沒人理』。媽媽！你真不理我嗎？你理我，理你的小苑兒呀！把我帶到你的箱子裏，我不要住在孀孀家裏。媽媽！你聽見嗎？」孩子哭着叫着，然而沒有人理她。

月亮出來了，照在孩子熟睡的臉上，殘留的淚珠在閃爍。蟋蟀扯高了嗓子，向夜訴說這個叫人心酸的故事。

「喂，小宋，我給你講一個故事！」芝的話把我帶回現實來。

「我們這些肖蘭花，該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的化身。」芝這樣開始她的故事。「應該在一個很古老的部落裏，一個老酋長，帶了他的許多人，和一個美麗的女兒，過着平穩、安靜和富裕的生活。一天，另一個強悍的部落來侵犯他們的土地，老酋長帶了他塵封了多年的長矛和他的士兵

上陣應戰，不幸被敵人層層包圍起來。老酋長正殺得精疲力竭，索的一聲，一枝箭射入他的肩膀。他大叫一聲，伏在馬上，看看就要被人槍殺了。忽然，遠處響起一陣喊殺聲，緊接着幾十匹戰馬像箭簇似的衝過來。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一身武士打扮，像一隻發怒的小獅子，一馬當先，直衝入重圍的核心，一手把老酋長扶到自己的馬上，一手揮動着那枝長矛，和敵人開始作生死激鬥。」

我凝神地聽着，被芝的這個故事吸引了。

「敵人越來越多，而自己的兄弟是越殺越少。最後，只剩下他一個人，背負着老酋長在苦戰。勝利是沒有希望了，這時，她唯一的方法就是逃走！希望將來找機會報復。可是，當她從重重的包圍中，殺出一條血路衝出來時，腰上已經中了一箭。她背負着父親，拉緊韁繩，任馬把她帶離戰場。馬跑着、跑着，她握着韁繩的手越來越沒力了，終於她鬆了手，父女兩個人就一齊滾到地上。老酋長已經死了，紫黑色的血染遍了她一身，和她自己的鮮血，慢慢的流入那塊黃澄澄的泥土中，把泥土染成一片黃褐色。」

蘭喝了一口水，接着說下去。

「部落是被滅了，人也死了，女孩子的血灑在黃土上，滋潤了這方瘦瘠的土地，培育了一株美麗的小花——我們的肖蘭花的祖先。年年歲歲，風吹雨打，小花依舊倔強的長在這片黃土上。寂寞，孤獨，沒有人知道她，更不會有人看見她。長長的花枝，細細的小花，一如當年女孩子流在地上的血色，開了又謝，謝了又開，她永遠生長着，永遠憂鬱！」

蘭的聲音像斷了發條的留聲機，慢慢的低沈、低沈，最後終於消失在漸漸濃厚的夜氣中。我不響，望着她在牀上糊模的身影，似乎從她身上看身那女孩子的影子，看見那堆黃褐色的血。我下意識的掉過頭去望那束花，她們好像在對我笑——慘淡，憂鬱的笑！

詩語錄

袁漢疆

△我們可以把精神之存在否定，如果人們不要詩的存在。

△凡情感鬱結着愉快或愁苦，詩無一不將之記錄。

△風吹葉落無聲，詩訴諸內心無言；天鵝死於舞蹈，而詩人却死於沉醉。

△節奏對於詩的韻味，如飲者有佳餚送酒。

△更多的美，更大的真，至深的善及無限的愛，此乃詩人所稱的「深沉」。

△所謂歷史，不外是寫不完的血淚敘事詩而已。

△詩人常用血與淚的混和，去溶煉他的詩篇的每一字句，因為只有真摯的淚及赤紅的血，才能使讀者底心弦激起共鳴，才能發揮他充分的磁性。

△詩人是用靈性去描繪生活的感覺，而不是用物性去攝取生活的實體。

△詩人的感情，流露在詩篇裏；如雪地裏的火山，外在是冰凍的，但當你情感的鐵，為詩人磁性的感情所吸引時，那內在的熾熱情感，便如火山內層的溶液了。

△詩人是真、善、美的傳教者，他們用自己的敏感，良知的心語，去美化大眾的心，去改造大眾的心境，及感化罪惡者底心。

△詩人是喜歡用真我去訴說的，因為在他的影子裏，會有我你他的某一部份。

△詩人用短少的字句，訴說無限底心語；含著一股狂熱的真，單純的美，感人的善。

△詩人，沉默的鼓手。當你底心為他的鼓所播動時，你底生命會感到一種新的顫慄。

△詩人是生活的錄音器，及感情振幅的校紋之記錄。

△詩需要矇矓，正如花需要雨露，這樣她才能顯露其外在的美感。

△詩可以說是生活的標記或是時代思潮之號角，更

可以說，是人生現在與未來美好圖案的編織。

△「我思故我在」。我行動，故表現了我。

我寫詩，故我為感情或智慧所形象。

△沒有人能預料自己的來世，但詩人却給我們描繪了前生。

△詩人提起筆桿，詩人注視一空點。那就是藝術家們的直覺構思或凝想。

△風是一首詩，透明且無痕。

鳥兒睡在巢裏，天上的銀舟漫駛在天河上；詩人散步在夜街上，如同天國底市街閃著美麗的星兒。

△語言給我們空氣的思想，詩却給我們無言底空氣之智慧與感情。

△也許有人對於詩鄙視，而當他平靜地看一首出美底詩時，他覺得詩在讚美他，或他在讚美詩。

△偉大的詩人有偉大的愛與善心，不一定有完美的人格，正如美豔的花，不一定結果一樣。

△詩給人們予痛苦的歡欣及解剖式的美。

△夜裏最清醒的人是詩人。日間最呆痴的人也是詩人。

△詩人較畫家值得驕傲的是：能用詩寫下風，而畫家却無能為力。

△詩屬於愛她的人底幸福財產。

△沒有人不知道女人是世界的花，却忘了精神空間的花是詩人。

△詩人較喜歡沒有淚的哭泣，沒有呼聲的吶喊。

△假使世界上仍有一個感到痛苦的話，詩仍是存在的。

懷古 症弦

我常常响往那古老殘卷裏的事物；
翳冷翠的清晨；小小的南風，
昨夕的歌衫和失落的銀筆，
河濱的銅雕像，橋下的浣衣婦，
啊，但丁在散步……

另一些事物記載於耶路撒冷；
黃昏的羊羣，荒城的鐘韻，
古堡中新鑄的金劍，廢堞上新譜的苔蘚
耶穌騎着驢子來了，
一個蹄印一個預言……

我們底事物將由誰來嚮往呢？
那將是鋼鐵的歌吟，物質的絮語，
星子們獲得了新的詮釋，
沒有盾，沒有血，沒有旗，
啊，愛因斯坦
把所有的王冠奪去……

在橋上

· 懿銘 ·

歌聲停，琴聲寂，讚美詩班散了。
我迎你於小橋旁，欣賞你今晨的第一個會心的微笑。攜你的手，步出那聖潔的拱門。朝曦裏，晨風中，踏過青青的草坪，向那橋走去，走去……

因你，我默默的愛上了這小橋。第一次與你在橋上邂逅，而你臉上泛紅，像五月醉放的榴花，永遠開在我心上。

只要有一星的愛火，便能燃着那熾烈的情感，橋連繫了我們。如今，我們常在橋上，併肩憑欄，聽水聲潺潺，看小燕子把平靜的河水剪起渾圓小暈。輕風徐來，草香濃郁；藍在飄忽，綠在搖曳，吹散你的柔髮，撩起你的裙裾。你的容顏照在水面，有我的影子相伴。

如今，在不同的黃昏，風景依舊，拋棄了煩惱俗務；與你在橋上，使心靈的波動歸於靜謐，享受片刻的溫馨。

斯時，處於無我的境界，眼前有太多的歡樂，忘却了沿河兩岸在重演着人生的悲劇，忘却了這流水的出口之外有更大的風浪洶湧。

在橋上，會有太多的遐思，能默想人生的意義。寂寞與我隔遠了一世紀，一個歌者本來就不會寂寞，有你在身旁我會唱的更美麗、更嘹亮。

在橋上，默對那逝水、落葉、飄花、流雲，這一切都髣髴在啓示着：來自虛幻的必消弭於虛幻，時間能把一切都重歸塵土，不要為時代吶喊，應為時代譜上一首樂曲。且豪飲人生的苦酒，好樂得一個安詳的長醉，以僅有的生命，去搏取不朽的永生！

從橋上歸去，潺潺水聲落在耳後……
啊！若是明日為我們所有，我必攜你的手，在橋上再看一個黃昏的日落。

打鐘的老頭

科羅連訶著

作者簡介

科羅連訶 (Korolenko, 一八五三——一九二〇) 他是與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訶夫同時代的俄羅斯作家。不過就名望來說，他不及他們四個人來得響亮。科羅連訶會一度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一八八六年才被釋回。他寫了一本加馬爾之夢，立刻得到廣大的歡迎。他的作品有林語，惡伴，森林，音樂師等。他的作品充滿人性的感情，讀來使人感動。在本篇裏，讀者可以看到他的憐憫和同情，以及那種精鍊的人性刻劃。

天入黑了。

一個小小的村莊坐落在松林裏的小河旁邊。那時候它被罩在黑暗之中，天上繁星正在閃耀着，薄霧從地上升起，凝成樹林的影子，一層蒼白色的煙鋪在空地上。……萬物都靜默，煩悶和憂愁。

村莊悄悄的睡着了。

幾所低短的小屋，顯出烏黑的顏色；有一兩處透着星星的微光；門呀呀地響着；惡犬嗥嗥的吠着，一會兒就寂然無聲了。有時，在黑暗的樹林裏，還顯出一二行人的影子來，幾匹馬帶着車緩緩的過去。那些村子裏的居民，個個都預備到教堂裏去迎春節。

教堂建在村子中間的小山上。

那時候窗子裏的燈火點得很亮。一座又老又高又黑的鐘樓，在蒼然的暮色裏兀然獨立着。

樓梯吱吱的響着。……撞鐘的老人家正要走上鐘樓，手裏提着一盞燈籠，正像天上的行星一般，在空中搖擺不停。

老人在扶梯上走着，行動艱難。一雙老腿已經不管用了，鞋也破了，眼睛又看不見。……這老人已到安息的時候了，可是上帝却不讓他死。他葬了兒子，葬了孫子，替老伴送殯，替青年人送殯，自己卻還活着。真難堪啊！……他經過的春節，已不計其數了；在這鐘樓上等候，也不知多少年月了。現在上帝又引他到這裏來了。……

老人走到鐘樓的上層，斜倚在欄杆上。往下一看：教堂的四圍聚着許多死人的墳墓；老朽的十字架彷彿張着兩手在墓前護衛着。上面栽着幾株還沒有放棄的樺皮樹。……從那裏送來一陣芳香的微風，直吹在米海奇臉上，越顯出長夜恬靜的氣氛。……再過一年他又會怎樣呢？不能再像今天似的走到銅鐘底下，一聲聲響醒那貪睡的良夜？還是猶在……那邊墳場一角的十字架底下呢？這只有上帝知道。……他正預備着，也許上帝能再讓他迎接一個春節。米海奇一邊低聲說道：「上帝保佑！」一邊抬頭看着那滿天的星月。並且祈禱起來。

下面有人拉着破鐵似的槓子叫道：「米海奇，喂，米海奇！」一個老年的教堂管理人朝鐘樓望着，手掌遮着眼睛，可是依然看不見米海奇。

那撞鐘的老人俯下身子回答道：「幹甚麼？我在這裏！你看不見嗎？」

「看不見。……還不到打鐘的時候嗎？你以為怎樣？」

兩人都看着天上的星星。幾千個火光在那裏高高的照耀着。『貨車』星已經升得很高了。……米海奇想了一會，說：「不，還要等一會兒。……我知道的。……」

他實在是知道的。他用不着鐘錶：天上的星星就能告訴他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地和天，白雲和黑暗的樹林。還有河水的光，對他

是很熱識的，很親愛的。……他並不是白白地活上一世。……

他忽然想起那渺茫的過去。……記得他第一次會同他的父親到這鐘樓上來。……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如同在目前一般！

……他那時候還是個皮膚白嫩的小孩；眼睛炯炯有神；習習的涼風吹在他的頭髮上。……朝下面看：人馬房屋都顯得很小；遠處一帶的森林，以及那極目無邊的田畝，令人心曠神怡。

那白髮老人瞶着前面的郊野，不由得含笑說道：「那不是還在那裏嗎！」

那生命也是這樣。……幼年時看不見盡頭的地方。……其實從小到老，從生到死，也不過一剎那的工夫。……托上帝的福！應該到安息的時候了。艱難的道路已經乾乾淨淨的走完，也應當嘗嘗黃土的滋味。……快了，——已經快了！

時候已到。米海奇又抬頭看了一會星星，撐起身子來，脫下帽子，拿起鐘下的繩子。……過了一分鐘，那恬靜的良夜已為鏗鏘的鐘聲所驚覺。……一下、兩下、三下、四下……聲聲都顯出悲哀沉痛的呻吟。……

鐘聲停止了。教堂裏開始舉行禮拜。前幾年米海奇常從扶梯上爬下來，立在門旁，一邊禱告，一邊靜聽唱歌。現在卻留在上面。他很勞苦，總覺得有點疲勞。他坐在凳上，一面聽那鐘聲的回響，一面卻悄悄的想着。想些什麼？——他自

己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燈籠掛在樓上，微微的亮着。老朽的鐘在黑暗中呻吟着；下面教堂裏吹來一陣陣唱歌的聲音，繫在鐘上的繩子為微風吹着，抖顫不停。……

老人垂頭至胸，心裏出現斷續的意念。『正唱聖詩呢！——他這樣想着，便覺得自己也在教堂裏。十個小孩在那裏唱聖詩；拿烏姆老牧師舉着那抖顫的聲調誦着聖經；幾百個鄉下人齊聲唱着，像熟穗迎風一般，發出抑揚頓挫的聲調。……鄉下人又祈禱起來。……這些人他個個都認識，卻個個都是已經死了的人。……那正是他父親嚴正的面貌；不是他長兄同父親站在一起，一面祈禱，一面嘆息！那不是他自己正健康，正有力，正充滿着無窮幸福的希望！……這些幸福在那裏呢？……他老人家想着，不由得就憤恨起來，好比將燼的火焰，反而光芒萬丈，照見一切過去的生活。……不能忍受的勞苦、憂愁、和掛念。……幸福究竟在那裏呢？

他不由得皺着眉頭，偏着背，和他長兄一般地嘆息起來。……那不是他的年輕愛妻點頭站在村婦中間嗎！他實在是個極良善的婦人！可是苦頭也吃得不少，窮困和工作，還有他自己說不出的憂愁竟把那美貌的婦人弄得瘦了；兩眼發出黯淡的神情，感着生世的崎嶇，臉上常顯出恐懼憂愁的樣子，美如容顏，已消磨殆盡。……她的幸福在那裏呢？……他們只剩下一個兒子，可是他給他的希望和快樂，

怎能抵得過人間的平呢。……那不是有錢的仇敵正伏在地上，哀哀的流着血淚！他正跪着，額頭撞在地上，靜默的禱告。米海奇的心又沸騰，又悽慘；許多畫在牆上的神像正冷冷的看着人間的憂愁和平。……

這些事情全都失去了，全丟在後面了。……現在這裏全是他一個人的世界。……那黑沉沉的塔上，涼風從黑暗裏吹來，搖動鐘上的繩子。……老人低語道：『上帝審判你們，審判你們！』說到這裏，那長滿白髮的頭不由得俯下來，眼淚一滴一滴流在皺紋的臉上。……

上面有人嘆道：『米海奇，喂，米海奇！……你怎麼了，睡着了嗎？』

老人嘆了一聲『啊！』立刻跳起身來，說道：『上帝！莫非真的睡着了嗎？真沒有比這再可笑的了！……』米海奇趕緊拉着繩子。……下邊許多人像螞蟻一般的蠕動起來；旗子在空中飄揚着，顯着金黃的顏色。……教堂周圍忽地起了祈禱的聲響：米海奇只聽見下面齊聲嚷道：『基督從死裏復活！』

這樣潮水般洶湧的呼聲，一句句打在老人的心裏。……米海奇只覺得蠟燭的光在亮起來。眾人大聲的嚷着，旗子興奮地飄着，那睡着了的風也高興起來，拉着一羣呼聲，帶着升到高處去了。……

老米海奇沒有像這樣打過鐘。他那衰老的心彷彿已經變成已

死的銅鈴，那鏗鏘的鐘聲似歌似顫，似笑似哭，一聲聲好像排着隊伍送上青雲去。天上星兒亮晶晶的照着，鐘樓上的聲音，笑嘻嘻迎將上去，重又笑嘻嘻回到地上。……大低音轟轟的喊着，提着那又沉重又強大的聲音喊道：「基督復活！」

兩個中音爲鐵心所激盪，也高興與地唱道：「基督復活！」高與兩個最小的「高音」不願意落在後那，也像小孩似的唱道：「基督復活！」連那老鐘樓也抖顫着，搖動着；微風打在老人的臉上，也整着兩翼，輕聲說道：「基督復活！」那垂老的心，已經忘掉了充滿着憂愁苦惱的生活。……老人也忘記自己的生活終與那小小的鐘樓相守，忘記自己是世上飄零的人。好比爲風雨所打落的老麻雀一般。……他聽見這種似歌似哭的聲音，一會兒飛到憂苦的天上，一會兒降到可憐的地上，他就覺得他正兒孫繞膝，提着他們歡樂的聲音，頌揚老人的洪福，這種幸福和快樂他是一生一世不會享受過的。……老人拉住繩子，不由得淚流滿頰，心裏充滿幸福的幻想。

下面的衆人聽着鐘聲，都互相說老人米海奇從沒有這樣高興的打着鐘。……忽然鐘聲顫了一下，便停止了。……餘音嫋嫋，還在空中繞個不停。……撞鐘的老人家沒精打采的倒在椅上，兩行最後的眼淚滴在死白的頰上。

「唉，快上去替換吧！撞鐘老人打不下去了！……」

彩衣

辛鬱

也許造物者終將安排我的出處對一座山巒顯示他年輕的膂力給我廣袤萬里容我堅立所有臥倒的旗

那時，在陽光的幅射下

一些旁觀的幽靈

注視我的彩衣，肉體內

一轉身的頃刻有多少次顫動

人們都有裝飾窗子的願望

讓眼神作多種回顧

而我的彩衣却是我的

它是我以二十七枚幸運的金幣

自造物者的押店購來

給自己的詩

誰知你也是一個蔑視海神的人

愛挑剔裙衣的色澤

出沒在南京西路一帶

有時獨個兒挽秋女的裸臂

引起一場糾紛在走向冬寒的廊上

苦果樹便這樣的告訴泥地

拿它的落葉賄賂灰色的地平線

果然，你也相信風姨的話

相信主會與黑蠟

在扁柏的枝頭爭食



。物事的凡乎取採就品作的他。作名的姆羅席家畫名是「雞鬥」
。般一的做所術大如正，成畫格風的典古用

公開的覆信

世琪文友：你在來信中問到詩的好壞是怎麼分別的？是不是可以提出一個客觀的標準來。我以為要辨別詩的好壞，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詩既然是文學作品中最含有作者主觀感情的一種，我們就可以從這一點上着手。當我們讀一首詩的時候，如果節拍鮮明，聲調和諧，那末這首詩就有了好詩的基本條件。然而具備基本條件的詩，也不一定就是好詩。一首好的詩能够激起感情上的共鳴。一如作者和讀者的心弦在一點上起震顫一般。這種共鳴的程度愈高，這首詩就愈好。如果是中等程度的共鳴，那末它是一首中等的詩。如果一點共鳴也沒有，那只能算是一首壞詩了。不過在讀舊詩的時候，因為讀詩的人修養不到家，那只好詩看成壞詩的情形也並非沒有。但把壞詩看成好詩的情形是比較少見的。你在讀古詩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遭遇過感情上的共鳴的。我這裏所指出的方法，可以應用在一切詩歌上。

洪書文友：你說退稿已經收到，退稿的理由也使你非常滿意。不過對於今後應該寫些什麼，依然使你徬徨。我以為星馬地區的青年朋友在寫作時所患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歡寫大塊文章，不管寫下來的是否有文學價值，讀的人是否願意看下去，依然是毫不選擇地，婆婆媽媽地寫。我仔細地讀一讀他們的文章，總能發覺許多別字和句法上的錯誤，而且連感情也不真實。既然自己的修養不到家，為甚麼不實事求是，寫些自己有把握，為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呢？我們知道在文學中，最容易寫得好的就是散文。散文的造句是最自由的，想寫些什麼就寫些什麼，一點限制也沒有。一個初學寫作的人，只要把日常生活中耳聞目睹的事，用自己有把握的文字寫下來，筆下帶些感情，就是很好的作品了。你如果能這樣照着去做，我相信你會很快得到進步，成功向你在招手了。

惠端文友：你說文學藝術是需要形象化的，尤其是戲劇和小說，不過你不大明白形象化是什麼，替要我你解釋一下。在解釋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問一問你是否看過戲劇和電影。在有些好的戲劇和電影裏，裏面的那些人物和情節，常常把我們拉到他們的境地裏去，使我們忘記自己是一個觀眾了。而在中國國語電影裏，我們老是覺得那些男女明星在演戲給我們看，我們自己則坐在戲院裏的沙發上。那些演員就是他們本身，而不是他們所扮演的人物。如果你曾有過這樣的感覺，那末，事情就很明白了，使你忘記現實的就是形象化，使你知道坐在戲院裏的就不是形象化。在小說裏，那些人物和事跡把我們感動的時候，使我們覺得非常真實，這就是形象化。如果我們覺得那本小說只是作者在賣弄，在寫文章給我們看，這就不

是形象化了。所以，所謂形象化，就是現實生活的真實體現。惠端文友：你的年紀雖輕，可是對於做不光明的事，已很够老練了。你的那篇「山芭裏的奇遇」，是一篇完全照抄的舊文章。一個作編輯的人，不可能看到所有刊登在報章雜誌上的文章。不過，我不得不鄭重地告訴你，一個身兼小說家的編輯，是不可能不懂犯罪心理學的。當你寄稿子來的時候，我看見你把自己的名字寫錯，我就說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後來有兩位讀者來信告發的時候，我又立刻發覺其中的一個就是你。你本來想假冒另一個人，說陳志成的母親同你姊姊是至交，住在你家，現在搬走了。並且把一個假地址說出來，以免我們公佈你的真實地址。然而事實上，你不可能改變你的筆跡。你也沒有把告發的動機告訴我們。編者從不打落水狗，所以順乎你的意願，不把你的地址公佈。（當然，也不公佈假地址。）希望你以年青為憑，作一次勇敢的反省吧！

達凱文友：你說你不能成爲一個知名的作家，因為你貧窮，每天要到膠林去割膠，回家以後還得做許多事。中學畢業以後，你就不能再升學，因此你肯定你在寫作上是沒有前途的。不過我應該勸告你，假如你認爲這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而且也有濃厚的興趣，那末，我依然敢說你會成功。我們打開世界文學史來看看，就可以知道大作家十個之中有七八個都是窮得一貧如洗。隨便舉些例子來說說吧，戈果里、杜思退益夫斯基、左拉、傑克倫敦、米爾頓、都德、馬克吐溫、愛倫坡，都窮得非常出名，其中傑克倫敦、馬克吐溫和左拉三個人，還可以作爲你的借鏡。傑克倫敦在十一歲時就要自謀生活，到處流浪。馬克吐溫是內河船上的一個水手。他的名字馬克吐溫（Mark Twain）就是船上測量水的深度時的一個名詞。左拉的少年時代，也有一部悲慘史。所以我說，你還是能成功，如果你不自棄的話。

塞加德馳騁在大火中，圖救勃倫雪兒。（採自希臘神話）



本社代售文藝書籍

- 一、荒林人踪 (短篇小說集)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八角
- 二、骷髏 (短篇小說集)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八角
- 三、獨身者的喜劇 (短篇小說集)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八角
- 四、鼓浪嶼之戀 (長篇小說)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八角
- 五、青島之歌 (中篇小說)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五角

(以上各書已運到)

- 六、落月湖 (短篇小說集)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一元
- 七、多刺的玫瑰 (短篇小說集)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八角
- 八、代價 (長篇小說)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一元五角
- 九、河邊的悲劇 (短篇小說)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一元四角
- 十、早婚 (中篇小說集) 黃思騁著 實價叻幣七角

(以上各書尚未到)

* * *

- 一、草原的春天 (小說集) 黃崖著 實價叻幣八角
- 二、遠方 (散文集) 黃崖著 實價叻幣四角半
- 三、秘密 (小說集) 黃崖著 實價叻幣一元
- 四、敲醒千萬年的夢 (詩集) 黃崖著 實價叻幣五角半
- 五、聖潔門 (長篇小說) 黃崖著 實價叻幣一元
- 六、一顆星的殞落 (長篇小說) 黃崖著 實價叻幣一元

(各書連郵費在內)



蕉風月刊

第三十九期

一九六〇年七月號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九九〇二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本售價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No. 93, July 1960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